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目録

周

左傳

子產不毀鄉校襄公三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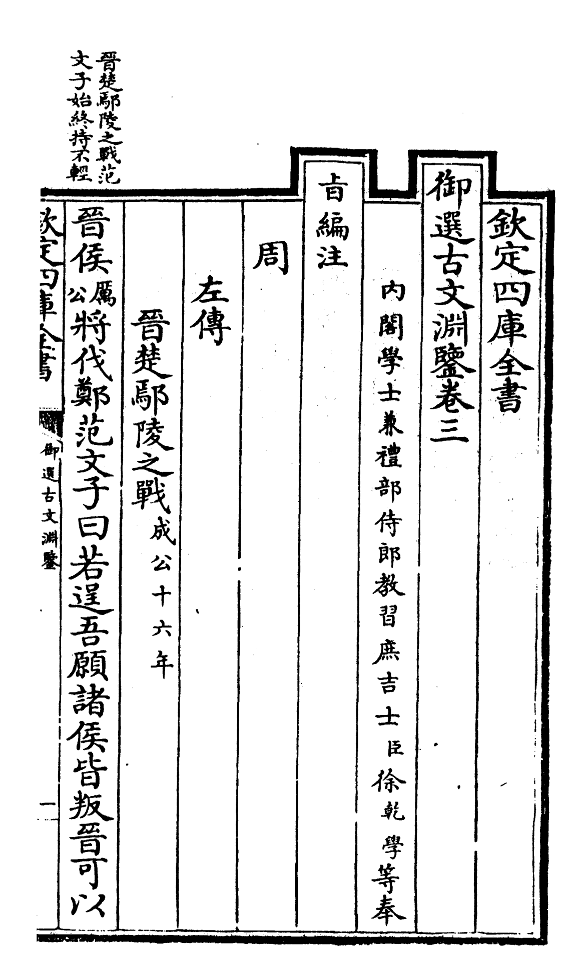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晉侯疾昭公元年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公三年

晉楚鄢陵之戰范文子始終持不輕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楚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

晉侯厲公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戰之議可謂老成謀國不以勝楚而徼有矜心也其論外寧内憂與孟子生於憂患之言正相發明

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郤錡郤克子荀偃荀庚子林父孫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郤犨郤克從父兄弟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欒黶欒書子孟獻子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楚子共王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

環谷汪克寛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敗楚衛行諸

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晏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目之勝則楚將倚鄭為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

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詳祥也古字同）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文篇）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厎至也音旨）其誰

耶所可惜者厲公不能修政於內而徒務求逞於外迹其所爲去楚處無幾耳

息齋高閌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師之力也將師之所以力者賞罰行

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子駟鄭公子騑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

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柏舉之敗囊瓦逃刑而奔鄭至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

臣照曰楚師輕窕晉師整暇是一篇眼目記事詳而用字用句俱極陡健秦漢以下不能及也

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二卿相惡王卒以舊親兵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盡陰兵家所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

臣正治曰伯州犂晉人也而在楚苗賁皇楚人也而在晉當戰之時盡輸國情以告敵人古所謂失賢材以為敵國之資於此益信

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鬭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即郤

穀郤至弟 欒鍼為右子 欒書 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許言反 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尫之子蹲聚也○蹲在尊反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名）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韋熟皮也○韎音妹）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手至地）三肅

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成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車以執之○輅五稼反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茍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言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而退已當死戰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

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如何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

臣德宜曰范文子以克敵為懼知晉之患不在楚也若聖人輯

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記也謂能記往日之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穀陽子反內豎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

寧四方居安思危豈復有膩戶之虞故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

臣是敍曰國有數人人各數事繁贖而不厭間雜而成章欒鍼所云整暇左氏殆自以品其文乎

不於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而汝也言初子玉喪師自殺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言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子重以義責我敢不引義自裁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晉厲公既勝益驕范文子自裁公聽嬖臣譖殺三郤為欒書所弒晉國大亂皆如文子之言尋迎悼公入立復霸○按西

晉悼公初政發令用人一時井然釐舉壁壘頓新文亦簡嚴有法

水心葉適曰叙晉悼公復霸及

山真氏文章正宗錄左丘明文為冠分辭命議論敘事三條而敘事最有體要如伐楚盟召陵齊桓公之霸也戰于韓秦晉兵爭之始也戰于泓宋襄求霸之終事也戰于城濮晉文公之霸也濟河焚舟秦穆公之霸也戰于邲楚莊王之霸也鄢陵之戰言楚之不競也三代以後王降而霸春秋首尾大約皆五霸之事左氏纖悉具備而敘次城濮邲鄢陵之戰為史家權輿讀者詳焉

晉悼公復霸 成公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民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

叔向與晏子語國之興衰全在人主及一二賢智合德之臣其餘只是隨大勢起倒

晦庵朱熹曰晉悼公甚次第才甚高只十四歲說話便有操有縱纔歸晉做得便別當時晉室大段費力及悼公歸來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久雨積陰

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范武子士會也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蔿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氏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多不順命故卿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

忽遇天晴光景為之一新聞勝桓公否曰儘勝但桓文是白地做起來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

臣鴻緒曰悼公繼厲即位能抑書偃之推選建賢良修明法紀視文公初政更覺

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遏於葛反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周禮侯國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受爵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逼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規模廣遠三駕之烈基於斯矣

善善惡惡之間因有私心而後有嫌疑故避嫌非君子之道也祁奚之心忘乎讐與子而唯才是舉心如皎日何復嫌疑可為後世人臣舉賢之法

水心葉適曰祁奚能舉善善千世之通義也善之所在安有偏

祁奚請老 襄公三年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晉侯悼公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

黨偏黨末世之論也末世以偏黨錮善

魏絳之行法晉侯之謝過親親賢賢兼得其義

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小雅裳裳者華篇

晉魏絳對晉侯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魏絳魏犨子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士魴士會子公讀其書曰日君

臣乾學曰國容不及軍軍容不入國絳之能立武也晉侯始怒而旋用之可謂能任將矣齊穰苴斬莊賈漢胡建誅監軍御史唐李光弼殺崔衆皆本諸此

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卿大夫民之表也堂陛之上有競進之心無恬讓之雅何以化民成俗晉諸卿倡讓於上民以大和表正影端其捷如此

仁山金履祥曰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三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

晉悼公緜上治兵 襄公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士匄士燮子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韓起韓厥子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

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為帥而諸卿讓善亦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臣英曰虞廷命官以皋夔益稷之賢猶交讓其下唐宋諸臣時

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范宣子即士匄）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頼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篇）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北山篇）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

有讓官表所以砥礪廉隅獎掖恬素莫重於此

典重醇茂處似國語在左傳中别爲一格

康侯胡安國曰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

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馮音憑）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字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是年衛孫林父逐衛獻公奔齊）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

弁為名所以儆予人君為後世鑒也

水心葉適曰師曠言立君之義乃古人遺說孟子蓋知之

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貳卿佐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為詩以風刺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

臣炎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君必畏天畏天則勤民瞻也君耳也其言可以司聽

古帝王捐金抵璧不貴異物惟賢材是重稼穡是務知國家之所寶在此

誨商旅於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夏書胤征篇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宋子罕辭玉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不在彼也獻玉而子罕不受可謂智矣

古人不納叛臣蓋所以昭君臣之大義明古今之大防不貪其利而容之也邾庶其竊地來奔魯國容之臧武

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

魯臧孫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邾曹姓庶其邾大夫以漆閭丘二邑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

仲謂之賞盜其旨嚴矣

西山真徳秀曰季孫賞盜而已非為盜也而臧武仲乃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何哉盖季氏是時顓有魯國凡土地貢賦名器威福君所有者皆竊以為已物非盜而何故臧武仲因事而規之其言深有味云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

臣士奇曰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能推武仲之言寧止詰盜

潔已深躬臣子之義悖入悖出古訓所戒子產象齒焚身之論最為深切

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大禹謨）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鄭子產論重幣（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范匄）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子西鄭公孫夏寓寄也）曰

著明當官者宜銘諸座右

水心葉適曰子産攻幣重直言無德與名而已若後世之論則當有委曲而好利之患已成亦無肯直突攻者蓋以義易利在春秋時猶未為難事也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沉滅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南山有臺篇）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大明篇）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

為政者保啖善良如農夫之育嘉穀剪除奸慝如農夫之去惡草故曰政

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子産然明論政 襄公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程鄭荀氏別族子産始知然明然明鬷蔑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

如農功

季札以樂論列國之風上及三代之盛衰如指掌即孟子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也三百篇即當時樂章其審

之逐鳥雀也子産喜以語子大叔（游吉也）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吳公子請觀周樂（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吳姬姓子爵泰伯後至壽夢始大僭稱王公子札壽夢子）見叔孫穆子（魯大夫叔孫豹）説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

聽入微處尤當與六義參看

水心葉適曰季子之觀樂以音聲論義理

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昭四年豎牛作亂殺穆子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言三國同是衛風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泱於良反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

臣叔元曰論詩至頌而曰盛德

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渢渢中庸之聲。渢扶弓反〉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

之所同論樂至韶而曰德至矣哉以德為主則其他貞淫得失莫之能違矣此季札之微旨也

臣杜訥曰季子慧心卓識自當獨絕千古篇中逐句轉折逐段變化極其縱橫跌宕尤是第一奇文

臣岳頒曰吳季札僻處南方未

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雖復止處不底滯也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之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慚於始伐聖人之

通中國於觀樂之際能知十五國盛衰與四代升降司馬遷稱其閎覽博物君子不虛也

鄭國多材亦由子產善於委任使各用其所長耳

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舜樂。箾音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衛北宫文子相襄公如楚（襄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北宫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宫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宋之盟在襄二十七年）過鄭印段（公孫黑肱子）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廷于況反）文子入聘

水心葉適曰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見稍小國之難也

臣焣曰子產生平得力只一禮字擇能而使故詞令之美重於春秋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桑柔篇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游吉美秀而文公孫揮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

古帝王懸鞀設鐸以察邇言正所以通幽隱廣聞見也子產不毀鄉校以達輿情故孔子稱之

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

伯厚王應麟曰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喻政以美錦又喻以田獵所以深著不學而仕之戒文勢逐段相生奇峭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罕虎）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古雋如層巒複水令人尋繹不窮

水心葉適曰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子皮就自所知分劃上言之自有地位故雖才智不如子產而子產為其所用也用人之弘乃多於

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榱所追反）僑將厭焉（厭於甲反）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貫習也）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

其人之有用此理當深察也臣正治曰愿吾嬖之此用人大患轍美所為見識於司馬也至未能操刀而使割所害非小宜子產委曲折之子皮服善亦足多焉

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吾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經緯家國之謂禮容止進退之謂儀分別本末處入微

水心葉適曰令尹圍之不終如何只無威儀見得又説到詩書甚於後人義疏之學也

臣德宜曰傲慢在心而威儀形之故執玉高卑昔人即以占休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楚靈王圍時為令尹）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之篇）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大雅抑之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

咎公子圍蒲宮在會執戈在前僭越甚矣文子所以決其不終也

臣乾學曰威儀定命固不可忽而持身有本則又在威儀之先尤當三省也魯昭公習儀已亟漢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與夫穆穆皇皇如雲如日者固已

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柏舟篇）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既醉篇）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武成篇）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

不侔矣

子產之論典而核醫和之論奥而博文特雄奇排宕古色陸離

卒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楚靈王後篡位死於乾谿）

子產論晉侯疾（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平公）鄭伯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叔向羊舌職之子名肸）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駘他才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閼於葛反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大夏晉陽縣參水星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叔虞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

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禜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

臣廷敬曰閎覽博物而卒歸之於正此儒者之言非祝史之說也

臣鴻緒曰公孫僑博聞多識其言可以袪陰陽祈禱之誣和所論有裨於御情治性當是讀書見道之流也

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蔽湫底以露其體（湫謂氣聚而不散底謂氣泄而不快露羸也○湫子小反）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

臣杜訥曰子產徵事鑿然則晉人之惑不煩言而自解養生慎疾之道亦莫備於此矣

臣英曰此一段蘇轍引之作漢昭帝論以譏霍光謂其不明於

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年鄭殺公孫黑）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故不為天所

古大臣保傅之義誠篤論也臣士奇曰僑之言不獨博物可以養身和之言不獨醫疾可以活國

祐

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降罷退也樂有五聲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

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武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

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艮為少男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年十二月趙孟卒

晏嬰叔向論齊晉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齊大夫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

叔向論齊晉切中情事可異但二子皆大臣明知其

不能救體國之謂何詞語添勁峭左氏之

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二公齊先君）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

西山真德秀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于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恩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

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是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豆區釜三等之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

能竊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且厚斂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臣乾學曰國家久安長治之道不可偏有所重輕苟能施恵於民即以導揚德意如巖下貫珠者之論田單則亦奚害晉之公族榮悴失均浸假而偏重之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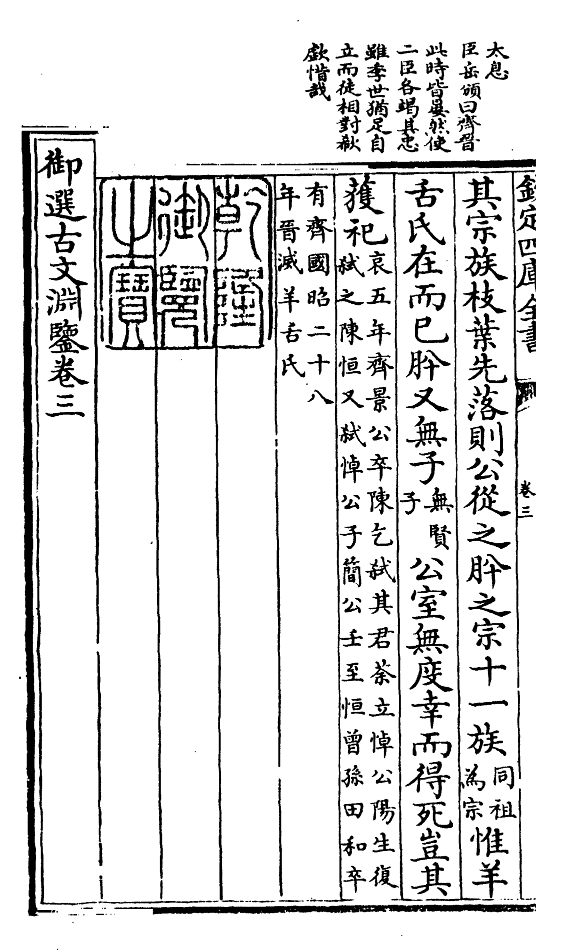
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如往也山木往賣於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雜利往賣於市價如在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

集於三家有識者料之如燭照也

臣英曰齊晉之季也皆因弃其民而民無所依而後齊陳氏晉三族起而收之故愛民者君之大柄也

臣叔元曰晏曰齊其為陳氏肸曰政在家門二國如一轍而賢憂深慮遠情見乎詞讀之使人

行晉國衰弱不能征討故戎車不復駕馬公乘無人卒晉國離散不能統一故諸卿不備軍行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悛改也慆藏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讒鼎名也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



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惟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哀五年齊景公卒陳乞弒其君荼立悼公陽生復弒之陳恒又弒悼公子簡公壬至恒曾孫田和卒有齊國昭二十八年晉滅羊舌氏

太息

臣岳頌曰齊晉此時皆異然使二臣各竭其忠雖季世猶足自立而徒相對欷歔惜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沈廷棟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目録

周

左傳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芋尹無宇對楚子 昭公七年

魯孟僖子論禮 昭公七年

晉師曠論石言 昭公八年

晉屠蒯諫平公 昭公九年

楚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 昭公十五年

郯子論官名 昭公十七年

此篇論險不可恃一段精嚴雄灝左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四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俱田遂止鄭伯復

傳中堂堂正正之文

臣熙曰議論條達文勢參錯有致

臣廷敬曰是時楚靈方侈未可與爭許之誠是也第所云修德以待其歸自是老臣讜論惜晉

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江南故言復使椒舉子胥祖父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

侯之不克自振耳

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三塗山名大行轘轅崤黽也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即中嶽嵩高山也荆山在新城沶鄉縣南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

臣乾學曰平公初接荆使猶有虛憍疾視之氣及聞司馬侯之

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事在莊九年）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事在僖九年）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

言而轉圜不吝亦賢矣哉光武之待公孫神竟之荅李密皆是物也

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産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少安猶言少惰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貪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

古人重藏冰伐冰之禮以其為燮陰理陽助流德化之一事也

泗山鄭德溥曰七月卒章雖曰藏冰之道然必明君察燮而

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魯申豐論雨雹（昭公四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也）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閉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

理之斯無霜雹之災夫豈彌文之可弭也而申豐乃望之李氏乎

臣德宣曰陰氣脅陽雨則凝結成雹漢五行志所云陰乘陽之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黍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災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

徵是也申豐以藏冰對季氏其猶有隱乎爾

以法紀政令為禮之大綱據國勢以立論切而不浮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陵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晉女叔齊論魯侯　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女叔齊即司馬侯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

少春穆文熙曰禮在愛國恤民用賢行政而昭公乃習於威儀容止舍本崇末卒至乾侯之變此其為無禮之明驗與曹人衣裳楚楚之喻殆有類此

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言揖讓進退此儀文也不可謂之禮經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元年會于虢尋弭兵之盟季武子伐莒取鄆瀆齊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鄫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

韓起叔向皆晉之賢是時晉國人材方盛故楚畏之而不敢侮古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於此益信

西山真德秀曰晉於是時人材

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方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昭二十五年亦孫於齊

楚薳啟疆論辱晉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臯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多世族之盛如此豈可動哉其後欒郤胥原降為皁隸而晉始弱然則有國者培植人材護養世族正自為計耳昧者乃翦棄而摧殘之是自壞其本撤其衛也遠啟疆所陳皆晉國實事故能感悟其君可為人臣言論之法

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令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

臣鴻緒曰薳啓疆首言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此是正旨後言晉世族之盛不可輕舉利害鑿然楚子聞之不覺退聽可謂善於立言矣

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言兵禍始於城濮○邲皮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麇立隕反）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

臣英曰春秋時各君其國地近而勢親故絲粟毫髮之材皆見知於上隣國之人亦能歷歷數之春秋人才獨盛於後世以此也

然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舒魏絳之子鞅士匄之子盈荀罃之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籍談籍偃之子女齊即女叔齊○趯他歷反骼古百反躒力狄反賁音枌選去聲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晉人若喪韓起楊肸

叔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吴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啟疆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敖五報反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

子產之鑄刑書用重典以救弊叔向之論刑書在修禮以勝刑一則權時之宜一則經久之道也

少春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

不敢見禮也

鄭人鑄刑書昭公六年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時所急

鑄刑書來叔向之譏豈其見不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鬬亂苟不申之禁令何以責遵守乎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而當鄭之亂也夫

臣正治曰叔向之言自是正論然子產云吾以救世則以鄭國族大寵多非令甲不足以束之

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按書呂刑周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書告四方恐即此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在

也既不承命而又云敢忘大惠古人服善其虛懷如是

臣奕曰刑書以禦爭也而民思徼幸睊賂並行爭之階也故曰

四年 制參辟鑄刑書 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周頌我將篇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雅文王篇 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錐刀末喻小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數改法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 士弱之子匄與范宣子同族同名 火見鄭其火乎 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

刻覈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無宇始而斷楚子之旌既而執人於王宮楚子終不加罪殆亦賢其斷旌而容之與

伯厚王應麟曰寺人披之斬袪

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火何為是年六月鄭災

芉尹無宇對楚子昭公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芉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

芉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

臣士奇曰人臣事君以名義等威為重援引古制侃侃言之芉尹格心楚子從諫而得之矣

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

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政故能啟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紂。夫音扶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也王自謂遂赦之赦無字也

魯孟僖子論禮昭公七年

孔子千古禮義之宗孟僖子早知之命其子學禮在春秋時可謂卓識推論孔氏先德遡源成湯以及正考父之主敬世德相承毓為至聖淵源遠矣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魯大夫仲孫貜不能相儀答郊勞以此為病事在本年三月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玆益共三命上卿也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

臣正治曰孟僖子知孔子之聖使懿子與敬叔受學眼高千古但不急引以肅諸公此魯之所為削也

於僂。僂力主反傴紆羽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餬屬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紇武仲也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小雅鹿鳴篇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晉師曠論石言昭公八年

師曠因恠異而進正言得諫君之體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有石忽作人言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在絳西臨汾水。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臣叔元曰因石言而知怨讟緣問流轉歸於納忠古人災異之對皆如此

古者諫無專官前後左右暬御之賤咸可讜言規正所謂工執藝事以諫也膳宰之諫晉君饒有古人風義

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雨無正篇）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昭十年晉平公卒以成虒祁故諸侯皆有二心昭十三年復盟于平丘）

晉屠蒯諫平公（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内黄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禮記作杜蕢）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

臣杜蒯曰酌以自飲其言愈委婉而善入悟晉侯以全知氏其利溥哉

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學人謂習樂之人舍業謂不習樂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令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

抑揚頓挫古雋峭潔極文勢之奇所拈一詩見古人諷諫遺意

悛而止（知氏即荀氏 ○悛七全反）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荀躒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楚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地名）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五子楚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徐嬴姓伯翳之後）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伯厚王應麟曰楚之興也篳路藍縷其衰也翠被豹舄國家之興衰視其儉侈而已

臣熙曰叙事雅而不俗妙在閒處着色文采斐然

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康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寶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沶鄉縣南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

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羹音郎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鏚音戚柲音秘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

臣德宜曰楚靈驕侈太甚錮蔽已深雖感子革之言而不能自克以及於難故宋儒程頤謂一日克己非君子之大壯不能也

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也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祇內遊觀之宮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祇宮於南鄭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

其馬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盖是時穆王遠游過用民力宴飲無度故其詩如此）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昭十三年）

（楚公子比弑靈王於乾谿）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昭公十五年）

荀吳不以土地之利而納叛亡待其食竭力盡然後取之城克而不戮一人在春秋時猶可謂仁者之師

臣正治曰不納叛人是矣請降不許待其食盡力竭而後取似多迂曲然荀吳所以教其民者深遠矣樂殺不辜而以為養寇後之論者何不取圍鼓事觀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荀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

臣岳頒曰不許鼓人之叛而又使之殺叛人幾於王者之師矣文氣簡勁峭轉

古藻詳核斑駁離奇述官制處所謂

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卒終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也不能善終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䳒鞮鼓君名○䳒越全反鞮丁兮反

郯子論官名 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

則堂家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小國之君乃知前

賢者識其大者

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為官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盖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

古官名之沿革益錄之也

臣廷敬曰唐虞以前古文散佚如此典制非左氏孰能詳之遠勝公穀二家者此亦其一端也

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鷃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度○鴡七徐反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鷷雉攻木之工也鶅雉摶埴之工也翟雉攻金之

臣乾學曰聖人於古帝王遺制雖在荒遠寖絕猶且汲汲訪之聖人所以為百世法也若郯子之不忘先典賢於杞宋矣

工也鶡雉攻皮之工也翬雉設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

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鳻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竊藍趣民收斂者也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夜為民驅獸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

此篇言當以誠信事鬼神而福佑自至不當歸咎於祝史可破從來矯誣之惑文則典正弘麗博辯多姿

臣鴻緒曰晏嬰引君修德行仁因事進規婉而易入景公能即

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傳言聖人無常師

晏子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痁失廉反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二子齊嬖大夫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屈建即楚子木范會即晉士會范武子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聽納要是令主

臣英曰極言竭論詞釆典蔚轉折摶捖處彌見古雋峭拔

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楚子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

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顧忌也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

臣士奇曰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不信史之祝而信民之詛故善祝無詛

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雈音完蒲曰薪細曰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都國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税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也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

晏子辨和同議論極正大條暢可裨廟謨

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晏子論梁丘據（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山澤之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君子韙之（韙是也）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遄臺臺名子猶梁丘

臣正治曰晏子和同之對後世論朋黨者皆本諸此與鳩氏一段以諧語爲箴規含蘊無盡

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燀章善反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商頌烈祖篇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樂須氣以動 二體舞者有文武 三類風雅頌 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宮商角徵羽 六律黃鍾太族姑洗甤賓夷則無射也 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八風八方之風 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歌 以相成也清濁小
大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幽風狼跋篇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

臣爽曰弓招而虞人不至由斯義也必不與君同可否即所謂和也爽鳩數言殊快

此篇論禮首舉天經地義洞見本源故議論精徹閎暢禮運禮器諸篇悉本於此

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皡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之逄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逄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大叔對趙簡子論禮昭公二十五年

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事在昭二十四年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

臣乾學曰推本制禮之意足以經緯萬端三代而下知者蓋鮮

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繪畫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集此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為九

臣杜訥曰禮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左氏探抉本原闡揚奥藴義精而博詞簡而該司馬荀子之論舉不能出其範圍

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言其親疏倫序比象於天文之行列）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宜其象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

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晏子論禳彗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

晏子首論彗星謂修德可以勝災繼

論陳氏謂修禮可以已亂古人因事納忠之義切矣齊侯悅其言而不能用殆所謂悅而不繹者與

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大雅大明篇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

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小雅車舝篇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

臣叔元曰禳災以德為國以禮則天人胥應之帝王之道備矣晏子之言真根本之論

臣岳頌曰修德莫大乎敬天敬天莫先乎勤民民心和斯天象順晏子所引詩最是禳灾要旨

尚德緩刑爲治之要斯篇與鄭鑄刑鼎同意文復簡潔

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仲尼論晉鑄刑鼎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師師城汝濵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濵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三十斤爲鈞鈞四爲石石四爲鼓盖用四百八

臣熙曰鄭鑄刑書叔向譏之曾幾何時晉又賦鐵以鑄春秋之末日就欽急是以聖人在御務尚德而緩刑

鐵十斤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邾黑肱以賤而書名惡之也不使叛亡者得掩其名則人皆知所儆畏此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令復興之是成其咎）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邾黑肱以濫奔魯（昭公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

春秋筆削之法所謂一字之誅嚴於斧鉞也

水心葉適曰以濫來奔求名而為不義不求名而為貪後世之敝無不然害教之大者此道之所以喪也故曰微而顯婉而辨若亂臣賊子則其法素具矣不待聖人也

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莒牟夷在五年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去上聲若艱

臣德宜曰小人身冒不韙每不暇顧身後之名而天良未必全昧此之書名示懲所謂章其所欲蓋者也

臣廷敬曰宜書名而不書名不必書名而書名聖人具有深意得此闡發始知春秋發凡起例大旨此丘明之所以為素臣也

難其身身為艱難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難去聲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徼音澆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冒亡北反又亡報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旨別○稱尺證反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行其法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此篇歷舉先世典故文勢洋洋纚纚如潮如海理正而詞采復工

仁山金履祥曰自二伯以來未有威於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者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

衛祝佗爭先蔡 定公四年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 劉文公名卷周畿内諸侯荀寅中行文子 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 中山鮮虞 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 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鄭私有之 明日或旆以會 或賤者也繼旐曰旆示畢鄭 晉

國之君保夏懷遠攘楚尊王于是在矣乃壞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為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

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鼬由又反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

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

臣鴻緒曰祝鮀援引古制典核

而辨給遂杜强晉之口博雅哉與鄭僑倫矣但其行誼不純故孔子斥之為佞

臣英曰並建懿親猶必崇賢尚德使生而富貴者皆思東身修

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綪倉殿切與茜同茷步貝反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

行以自勵於善可謂貽之以安矣

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康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昔周文王伐密須獲其大鼓闕鞏甲名姑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啟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

臣乾學曰尚德不尚年且不論昭穆文武成康所以親同姓之國而秩然不紊者如此

甚毒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音薩與𥻆同流放罪人言放之若散米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尚書蔡仲之命）王曰胡（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文昭國反小武穆國反大故知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

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僖二十八年衛成公時奔楚不在於會夷叔即衛叔武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兹丕公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聖人於樽俎之間雍容片言折強鄰之威合二國之好反汶陽之田良由威德動人詞嚴而義正也

則堂家鉉翁曰犂彌之奸萊夷之刼使非吾聖人相禮動容貌

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孔子相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

出辭氣有以格齊人之强暴則定公幾不獲免而魯之危甚矣

臣士奇曰從容定變一與聲色須於此識得聖人温良恭儉讓處

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無還揖對曰兹無還魯大夫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汶陽田即鄆讙龜陰田齊侯將饗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而又饗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饗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秕音鄙稗皮賣反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

國之強弱視其君之志氣志氣振舉則國勢日強志氣頹靡則國勢日削自古未有不勤恤其民而可以戰勝攻取者也觀闔廬夫差之勝敗益可見矣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 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是年八月吳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闔廬吳王事在定四年令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觀臺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

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二年越滅吳

少春穆文熙曰闔廬恤民所以敗楚夫差勞民所以自敗古今興亡無不由此

臣杜訥曰吳師方張子西料其必敗與申胥之言若合符節

仲尼論用田賦哀公十一年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

聖人論國賦處要言不煩故易曰吉

八之辭寡

草廬吳澂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

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明年用田賦。按文武之教之入人甚深自詩書所載而外惟左氏為備當是時強陵衆暴天下靡然騖於戰爭然而列國諸侯朝會聘問則有玉帛以將之好會讌飲則有歌詩以侑之強大之侵伐於小國則稱王

制以折之其不幸而至於兩軍相遇則猶有辭命以先之執榼承飲以勞之使人至今得想見先王之遺風者左氏之書也至其親受於夫子釋經之例尤詳杜預謂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是矣自漢以來學者但知尊公榖兩家以空文説經而左氏之學中晦賴劉歆固請得立學官然其所記間有浮夸好奇之病如長狄榮如兄弟之類或昧於大體如周鄭交質之類或是非舛亂如晉侯使呂相絶秦之類今皆不取擇其尤粹者為四卷冠之於編首